

王平陵 著

新王風時代

商務印書館印行

王平陵著

新狂魔時代

商務印書館印行
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三月贛縣初版

(80477贛手)

新 狂 颺 時 代

贛版手工紙

定價兩幣貳元

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

著 作 者

王

平

陵

發 行 人

王

雲

五

印 刷 所

商務印書館

重慶白象街

廠

發 行 所

商務印書館

各地

館

版權所
必究

新狂飆時代

目錄

第一輯	一
一 新狂飆時代	一
二 展望烽火中的文學園地	六
三 救治革命文學的貧血症	一三
四 展開軍中的文藝工作	二〇
五 戰時中國文藝運動	二六
六 日本文藝思潮的沒落	三〇
七 兩位拿破崙作者的戰爭觀	三五
八 汨羅血戰悼詩魂	四〇
九 高爾基逝世紀念	四五
第二輯	四九

一	為什麼沒有偉大的作品？	四九
二	建立嚴正的文藝批評	五三
三	文藝創作的新道路	六一
四	作者的偏見和自私	六五
五	藝術的誇張與真實	七〇
六	戰時作品的現實性	七四
七	兌現主義的文藝宣傳	八七
八	主題人物的表現和創造	九七
第三輯		〇五
一	參觀聯合國藝展	〇五
二	戰時小說的創製	〇九
三	通俗文學再商兌	一三
四	戰時的移動演劇	二五
五	提高演劇的水準	三〇
六	祝望陪都的戲劇運動	三五
七	『蛻變』的意識與技巧	四〇

八	論報告文學·····	五〇
九	從蘇聯電影談到中國電影·····	六〇
一〇	發展社教的最好的教科書·····	六八
一一	戰時電影編劇論·····	八二

新狂飆時代

第一輯

一 新狂飆時代

——提倡熱情主義的戰國文學——

抗戰以來，我還是站住文藝的崗位，從沒有須臾離開，總希望寫出一些像樣的東西，證明馬齒不是徒增的。不覺光陰的消逝，快於白駒過隙，轉眼又是一年丁。

在一九四二年最後一天的晚上，把過去的工作，自我檢討一下，究竟寫出些什麼呢？實在找不出絲毫足以自慰的成就，我的光陰，是白白地過去的，撫躬自問，慚愧無地！值茲時序更新，黎明已近，一九四三年就將把最後勝利的好消息，帶給我們的明天，我們以發揚民族精神，強調戰鬪意志為職志的文藝工作者，將拿出什麼來迎接勝利的明天呢！

嘗讀晉史，北胡人劉淵、劉聰、石勒、石虎，挾持其兇悍的暴力，侵擾中原，擄懷慙，燒洛陽，使國內豪俊被迫南奔的一段史實，非常悲憤。晉室遭遇異族的憑陵，與今天的中國橫受

日寇的侵略，初無二致，然西晉末造的志士豪傑，無不以報仇雪恥，規復中原爲己任，全國民衆沒有一個甘受異族的宰割的，無不抱定堅壁空野的決心，盡燬其室家，追隨領導抗戰的政府，忍痛南遷，無不熱烈地在擁護統一，擴張國防，修明政教的目標下，赴湯蹈火，爭盡國民一份子的天責。像祖士雅的聞雞起舞，擊楫中流，劉越石的枕戈待旦，誓梟叛寇，溫太真的別妻離母，灑淚登舟，王導、謝安的不作楚囚對泣，拭乾眼淚，雍容謀國，陶士行的威鎮武漢，一面建設，一面抗敵，謝玄、謝石的肥水破秦，年少立功，尤足以發揚士氣，激勵民心。桓溫統師北征，所向披靡，及至長驅入陝，師次壩上，一般淪陷於寇虜鐵蹄下的民衆，都攜幼扶老，爭持牛酒，迎於道旁，白髮蒼蒼的耆老，甚至感激到淌下歡喜的熱淚，拜服在桓將軍的馬前說，「想不到在今天重見祖國的旌旗！」這一種悲歌慷慨，誓不忘晉的民心，實在使今天讀晉史的我們，發生無限的感奮的。

東晉民族精神的熾烈，雖爲異族的侵略所刺激；然三國兩晉的熱情主義的戰鬥文學，是有極大的影響的。若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，曹家父子的詩歌，武侯的出師表，周公瑾溫文儒雅的奏疏，陳孔璋氣魄沉雄的檄文，竹林七賢率真的才藻，從中興豪士們的筆尖下所寫出的行軍歌聲，兩晉統治者用以喚醒民衆的充滿着文藝性的明詔……在無形中就把崇高純潔的愛國熱情，深深地注入民衆的血液，一發而爲忠勇澎湃的民族精神。東晉接連六次的北伐，在軍事上沒有一次不樹立赫赫的戰功，達到盡殲敵寇的目的。這都是熱情主義的戰鬥文學，燃起晉代民

衆們，志士豪傑們的愛國熱情，鍛鍊成鐵一般的反抗意志的明證。三國兩晉熱情的戰國文學，是中國文學史上的狂風暴雨時代，它繼承了楚辭，大風吟，拔山吟，河梁吟……這些慨當以歌的作品，愈益放射了冲天的光燄，燒燬了古代陳腐的典型，照亮了彪炳千古的民族精神。東晉當車國大事的豪傑們，像那麼地豪氣縱橫，真情充沛，敦厚博大，公忠體國，真是千百年來謀國是者的模範！然而，我們應該承認，他們光輝的人格，深邃的素養，都是從熱烈的戰國文學的熔爐裏，陶鑄出來的，因為他們自己，就是戰國文學的最優秀最成功的作者。及至中唐，韓愈之提倡古文，質重樸素，辭尚義理，力斥魏晉的熱情文學，是頹廢、縱慾、消極、自甘沉淪。固然，魏晉的文學，到了中唐已盡失其真，像元稹諂媚宮女的詞曲，李義山的香豔詩體，誠然是亡國之音，韓氏的號召自有其苦心；但不當毫無抉擇把魏晉熱情的戰國文學，一筆抹殺。從此以後，熱烈的愛國情緒，泱泱大國的風度，盡爲枯燥無味，捆縛情感的死文學所窒息。及至五代叔季，異族再起，整個的中華民族就在異族的蹂躪下，奄奄沒落，聽不到絲毫反抗的聲音了！

同樣的，在南宋，明末，都是中國遭受異族侵略的時代，而民心與士氣，也是消沉沒落的，這是深中了一般理學究的毒，他們所倡導的虛偽空疏的禮教，並沒有收到明心見性的功效，反把抗拒異族，忠勇愛國的熱情，完全凍結了。岳武穆的滿江紅，文文山的正氣歌，雖然是悲壯激越的號音，但由於熱烈的戰國文學的衰熄，無法從冷灰中點燃火星的緣故，武穆文山

就是登高號呼，在當時，是不得不着熱烈的共鳴的。

熱情的文學，是戰鬪的，革命的，是把深刻的理知，透過真摯的情感，揭開黑暗的現實，領導民衆，向着光明的鵠的，奮勇前進的。熱情的作家，是絕對不自私的，他們的心胸是坦白的，他們的見解，是高遠的，他們的理想，是光明磊落的，他們所發出的歌聲，是全民族的心聲，爲全民族所熱愛所歌唱，是全民族行動的方向與標的。在法國大革命時代，統率法國的民軍進攻敵人的堡壘的，祇有詩人拉馬丁（Lamartin），爲希臘的自由，自願投筆從戎，戰死沙場的，祇有大詩人拜倫（Byron），惡魔詩人波特萊爾（Baudelaire），歌詠自然主義的華茲渥斯，在受着正義的激盪時，便毅然放棄詩人的生活，參加實際的鬪爭了。他們愛自由，愛國家，尤其於愛自己的詩，他們正爲了愛自己的詩，所以不能不更愛自己的民族。他們在逍遙湖畔的時候，則歌詠自然，在熱戀的時候，則讚美人生，在大革命的浪濤洶湧澎湃的時候，在敵人的鐵蹄到處踐踏的時候，在民族的生命不絕如縷的時候，他們就放大喉嚨，高唱鐵馬金戈，歌誦大破戰車，他們需要反抗，需要鬪爭。

我們這一代——竭全民族之力，與日本帝國主義者，決死戰的今天，責任是艱鉅的，我們所走的路程，比任何一代都要辛苦，但是，我們的愛國熱情，還不夠強烈呵！當自由的天使號召我們發動鬪爭的此刻，爲什麼還是這樣消沉呢！當勝利之神，已在和顏悅色地向我們招手的時候，爲什麼還是這樣疲乏、困憊、打呵欠，挺不起腰來呢！當世界歷史的新頁，留待

我們記載光榮的戰績時，爲什麼還是無組織，無活力，如同暴風雨中的小鳥兒，感覺現實生活的空虛與顛慄呢！我們須要緊緊地捉住勝利的機會，宣告怯懦者與投降者的無恥，須要以真理的絞架，絞殺破壞正義和平的罪魁禍首，須要使勇敢的鬪士，在戰鬪的行列中，情願爲祖國的新生，交付寶貴的生命。我熱望把久已衰熄了的熱情主義的戰鬪文學，再從凍結的冷灰中燃燒起來！我熱望愛國詩人們的崛起，奔放著海潮一般的熱情，歌誦神聖的民族解放的鬪爭，描繪自由幸福的新中國的遠景！我熱望在新中國的文學史上，再來一次烈烈轟轟的狂飆運動！創造我們光輝萬丈的新狂飆時代！

一二 展望烽火中的文學園地

每到一年的末梢，把一年的政治、軍事、文化等等的設施，由躬預其事的執役者純客觀地記述具體的史實，讓我們有一種比較可靠的研究資料，評衡其得失，進步或退步，這當然是極有意義的事。不過，記述這些史實，往往由於記述者所站的角度不正確，對客觀的認識既十分模糊，而主觀的成見又牢不可破的緣故，使記述的材料，全失本真，反把與抗戰現實無益有害的東西，介紹於一般的讀者，彷彿一個收穫的農夫，不認識稻粱，僅在播種的園地，搬回一些稗草蓬艾是一樣。如果擔任了收穫的農夫，不明瞭他必須收穫的食糧，那麼，就是搬回一些稗草蓬艾，尚無大害，萬一攜回來的是殺人的毒草與病菌，那就非常危險了。

像帶有歷史性的記述者，他必須絕對地以效忠於國家民族的利益為前題，執着這一個顛撲不破的前題，再運用沉潛而敏銳的透察，在自己所要記述的範圍內，加以純理知的審別，決不受情感的誘惑，徇私舞弊，隱善揚惡；而務求做到使那些記述的史實，都能在這一個真理似的前題下，有着最正確的抉擇，最嚴格的批評，才算是盡了記述者的責任；同時，記述的史實，才能取得讀者的信任，在一時代的文獻上獲得不可磨滅的價值。

一個盡責的歷史性的記述者，應該是一個純正的有修養的批評者，他是不惜任何犧牲，定

要使真理是非的判明，昭如日星，不讓任何人有絲毫模糊觀念的存在，而造成顛倒錯亂，魚目混珠的事實的；所以，一切歷史性的記述者，更應該重視他們的職務，斷不能抱着敷衍塞責的心情，草草了事。關於記述過去一年來的軍國大事要如此，就是記述一年來文學界的活動，也要如此。

展望一年來烽火中的文學園地，因為日本帝國主義者蓄意要亡我的緣故，一般在文學園地擔任了播種耕耘的勞動者，都恍於『國存與存，國亡與亡』的危險性，無不揚棄可鄙的成見，儘可能地向着『團結禦侮』的大路，走攏來了。以此之故，這些烽火中的耕耘者，在情感上都處理得很好，他們並沒有捨己之田，耘人之田，也沒有自己懶惰、怠工、不長進，專於存着嫉忌、憎恨的心，陰謀地毀壞別人勞作的成績，造成『同歸於盡』的快感，或者趁着黑夜人靜，偷偷地闖進鄰居的田園，盜竊一點勞作物，自以為也能在這一方面有了若干的成就。至於在工作園地裏，偶由於微細的事件，彼此不讓，口角、鬭毆、打得頭破血流的慘案，似乎在抗戰六年來已經盡量地減少。這之間，曾經有一次爲了通俗文學的寫作，從舊瓶裝新酒談起，突然使論點變了質，形成了所謂『民族形式』的接拒問題，參加討論的人物，相當衆多而龐雜，假使在戰前，那些持有絕不相伴的成見而又決不肯服從真理的爭辯者，一定會怒目相向，劍拔弓張，大打出手的；好在，這一次的爭辯者還算是確守爭辯的禮貌，沒有把問題和意見的爭執，不自覺地使筆尖滑到人身的攻擊，同時，多數的旁觀者也不是沒有事做，究竟對於無補

於危亡，無救於米貴的問題，就是嚴重，也不會感覺多大的興趣，好整以暇地坐下來，看大家相打的；而正在相打的各方，由於缺少幫閒喝彩的人，自然也提不起愈打愈強的勇氣，因此，在爭辯者頗以爲成問題的問題，就是無法求到滿意的結論，也祇得以不了了之了。正値大敵當前的今天，除非是別具肺肝的漢奸國賊，要不然，像存心破壞團結的人，是不會有的，無論是誰，都不願使團結的要素——情感，有過分的損傷，這不獨文學界爲然，各界都是一樣。

前面說過，記述者所站的角度，對於材料的選擇，是有決定的傾向的。這一年來的文學活動，如果站在書店商人所持有的『賺錢第一』的角度來觀察，那麼，據他們的經驗，科學書刊的銷行數，遠不如文學；文學之中，詩歌不如小說，小說不如劇本，而以文學的技術所寫出的『處世經驗』、『成功祕訣』、『戀愛哲學』……這一類的雜書，其行銷之速，實尤在劇本之上。如果站在『量』的角度來觀察，據我所知，比較像樣的文藝定期刊，在重慶，除中國文藝社積有整整十年歷史的『文藝月刊』，在去年忽然無疾而終外，其餘繼續出版的，有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主辦的『抗戰文藝』，三青團中央團部主辦的『青年文藝』，青年寫作指導會主辦的『文學修養』；在成都，『筆陣』是成都文協分會的定期刊；在昆明，『文藝崗位』是昆明文協分會的定期刊；在桂林除矛盾編輯的『文藝陣地』，依然在生活書店繼續發行外，又新增加了多種純文藝的月刊，有王魯彥主編的『文藝雜誌』，司馬文森主編的『文藝生活』，胡危舟

陽太陽主編的『詩創作』，還有文獻出版社發行的『文學譯報』，這是一種專於移譯域外文藝的雜誌。桂林在這一年來的文藝活動，實在比陪都還活躍。至於陪都文壇的衰落，倒並不是寄寓在陪都的作家，不及桂林多，恐怕生活和印刷條件的困難，是比較重要的原因。

關於文學的園地，除上述的文藝定期刊，附加報紙的文藝副刊，以及各地新出的文藝刊物外，還有一件值得提起的事，就是公私出版界都競相從事於文藝叢書的印行。這一個風氣的發端，是起於三年前商務印書館大時代文藝叢書的出版。該叢書的執筆者，在文學上都有較好的素養，而表現的技術，又因為經過長時期的訓練已是相當的純熟；所以，每一部印成的作品，無論是詩歌、小說、戲劇、報告文學、散文和雜文，均得着讀書界的重視，公認為大時代的最忠實的記錄。本來是在香港的商務分館印行的，自港埠淪陷，改在商務的駐渝辦事處繼續出版。

這以後，叢書風行了，在重慶，就有上海雜誌公司出版的『每月文庫』，文林出版社發行的『文學叢書』，文藝獎勵金保管委員會主編的『中國文藝叢書』，此外，互生書店、國民圖書出版社、獨立出版社，正中書局均有成套的文藝叢書先後出版。在桂林，有文獻出版社主編的『野草叢書』及『文藝生活叢書』，今日出版社主編的『今日叢書』。在成都，據聞也有若干套文藝叢書正在籌備出版呢！

的確，在烽火中的文學園地，並沒有因為烽火連天的緣故，荒蕪起來，變成無人問津的廢

墟；相反，文學工作者均因彼此協作共同互助的關係，又增闢許多新的園地了。在這裏，祇有一點是我們必須深究的，就是，這些廣大而衆多的園地，我們的文學工作者究竟所播種的是些什麼？所收穫到的又是些什麼？我們承認多數的工作者，是竭盡他們的氣力在工作了，不過，每一塊園地裏的勞作物，好像種在沙漠和石田裏一樣，永遠不會有欣欣向榮的日子的。有人說，是由於缺少良好的種子，即寫作題材的貧乏，他們便急不暇擇，把次要的甚至是不重要的種子，誤播在園地裏了。我覺得抗戰六年來，擺在眼前急待解答的課題，從沒有一個得着切實有效的解答，文學的題材不但無貧乏之虞，真是太豐富了。但工作者不在事前確定適當的計劃，任意拿了些稗草蓬艾的種子，誤擲在文學園地裏，也要同樣的施肥料，努力耕耘；而所收穫到的，不是穀類，依舊是稗草和蓬艾，是不可為諱的。所以，一年來的文學刊物，文藝叢書，幾乎佔有出版界的第一位，收穫不可謂不豐，工作不算是不勤，可是，正因為他們在選種時有了問題，即未能把握現實的課題，反映時代急迫的需要，以致收穫到的稗草蓬艾，儘管充滿於書商的櫥窗，決無法當作是精神的食糧，可以救治人們知識的飢荒。基於這一個人所共曉的事實，就知道文藝的各部門，都是內容決定形式，意識重於技術；如果，內容荒謬，意識錯誤，文學工作者縱能在形式的完整上，盡到最善的努力，在表現的技術方面，也能做到天衣無縫的程度，都是勞而無功的。

『我們都為這個千載難逢的爭取自由的最後決戰而効忠，我們都是世界上極少發生的最大

社會變動之一的目擊者；因此，我們文學工作者最先就有把我們這時代所遭遇的事事物物，提供見證的責任。』這是一位反納粹而流亡在英國的當代作家司岱芬慈惠格 (Stefan Zweig) 先生的名言。真是這樣，這時代急待我們完成的工作，都擱在我們的手邊，原封未動，抗戰六年了，我們還未曾着手去做呵！我們爲要執行時代付予的責任，不辜負廣大讀者的渴望，自不能在頭屑的無關痛癢的事件上，浪費自己寶貴的心血，貽誤讀者們有用的時力。我們檢討這一年來文學的內容，卽在一切文學刊物及叢書中所含有的『質』，雖不必舉例來說明；但有些事實，是熱望在下一年度的文學界盡量避免的：

(一) 不敢或不便正視現實，故意借托歷史的題材，醜詆活着的人物，攻擊從個人的觀點上所認爲的不滿意的現狀；

(二) 過去陳腐的作品，與抗戰絕無關係的作品，還在印刷條件非常困難的今天，逼着停擱或延遲了許多緊要書刊的出版，爭先印行；

(三) 美其名是提高文藝的水準，並且譏刺一般把握現實的作品，也是屬於抗戰八股之一類；其實，他們所寫出的東西，儘都是以街頭巷尾所發生的小事故，如失火、捉姦、偷盜、淫奔……等等，作爲寫作的主題，專供一般發國難財的暴發戶，在茶餘酒後聊以解嘲的作品。

像上述的三種傾向，在過去一年來的文學園地裏，究竟有沒有呢？我相信凡是有識別力的